

三月一日晚上十一點，我坐上僧伽醫護基金會的九人小巴，跟著這次春季義診的志工和醫師一起往埔里前進。在高速公路上，看著路燈一排排往後退，社工志芳師兄在一片寂靜中開著車，我則不知不覺地睡著了。待睜開眼時，才發現我們已在皎潔的月色中，抵達埔里義診中心。這個休息了一段時間的義診中心，將於三月二日重新開幕，正好和這次大規模的義診同一天。稍作梳洗之後，大夥趕緊把握天亮前的兩、三小時，補充體力，為待會忙碌的義診養足精神。

三月二日早上六點三十分整，一行人來到了舉辦義診的埔里榮民醫院，遠遠就看見一些出家師父在門外等待。流程規畫完畢，志工們準備妥當，春季義診活動正式開鑼。參加這次義診的出家師父共有一百六十三位，除了來自南林精舍協辦義診的比丘尼，還有從苗栗及中南部其他寺院前來的僧眾。因為幫不上什麼忙，所以我就東晃西晃地亂逛，看著志工護士幫師父抽血、量血壓等做各種檢查。這次大規模的義診提供的服務包括驗血、驗尿、牙科、眼科、斷層掃描，還有中醫的把脈問診。提供了這麼多服務，要讓師父們一個個都看到可不容易，所以志工們就想了一個好方法，就是在醫院的轉角處設置「人行標誌」，這些標誌都是僧伽醫護中心的志工，他們身上貼著指示路線的標誌，親切地站在轉角處等著師父的詢問。

忽然覺得自己這樣走來走去無所事事似乎有點奇怪，既不幫忙也不走開，應該會妨礙到大家的工作，這時基金會的曉玫師姐介紹了一個人給我，也就是長期大力護持基金會的會宗長老。曉玫師姐告訴我，會宗長老對基金會的事情大部分都很了解，如果我有什麼疑問都可以請他解答。我就不客氣地提出了訪問的請求，而會宗長老也欣然接受了我的訪問。

這次的春季義診是僧伽醫護基金會與埔里榮民醫院合作，會宗長老認為，雖然基金會有心提供最好的醫療給出家師父，但是一方面礙於經費不足，一方面基於效益的考量，無法添購所有需要的設備。與埔里榮民醫院合作，不僅設備問題解決了，而且場地也比義診中心或是佛寺適當，看診動線的安排更加靈活。會宗長老也透露，這次與埔里榮民醫院的合作相當有價值，以後將也會依照這種模式與全省三十三家醫院合作，讓出家師父能有更多時間及地點選擇，而不像現在只能伸長著脖子等著難得一次的義診了。

訪問中除了談論這次義診的情況，我也提出了一些對僧伽醫護的疑問。因為我是一個對於佛法了解不多的俗人，所以對於僧伽醫護為何要與一般人不同，感到相當疑惑。會宗長老告訴我，每個人都有他心中認定是最重要的東西，比如有人對待父母親十分孝順，待人處世也很和氣，但是只要別人汙辱他的父母，他就要跟人拚命了；或者又有些人你說他什麼都沒有關係，就是不能說他小氣。而出家師父也是，戒律對僧伽來說是很重要的，修行都是在這個上面，也就絕對不能破壞。

而佛法講究修法身，對待肉體上的疾病就不是這麼在意。有的僧侶或許有一種觀念，認為肉體上的病痛屬於前世的業障，必須靠精神的修練才能度過，若是從此一病不起，那大概就是自己的修為不夠。這些觀念跟想法在世人的角度來看，也許並不認為正確，但很多的僧伽是真實的在過這樣的生活，嚴格地遵守僧伽的戒律。

會宗長老的話，讓我學習到了人生的道理。世間的法則原本就是相通的，每個人都有他獨特的需求，這種需求並沒有高低雅俗之分。我們常常會碰到與自己不同的人，卻永遠覺得自己是對的，不懂得包容別人、體諒別人，更遑論接受別人的價值標準，去體貼的了。

解。或許，我的資質魯鈍，不懂得佛法的高深奧妙，但是會宗長老的話，卻讓我深刻體會到一個做人的道理：每個人都有受到尊重的權利，有服務別人，也接受別人服務的價值，這樣的權利與價值不因族群差異而有所影響。

中午，很快就到了。午餐吃的是發心的僧俗二眾準備的素菜便當，對我來說，這個便當的份量十分驚人。一個 B5 紙大小的便當，裡面的飯菜塞得很紮實，一起吃飯的還有埔里榮民醫院的主管及會宗長老，我們三人中只有會宗長老將便當吃完，不禁讓我佩服長老不浪費食物的習慣和肚量。

義診在下午兩點左右結束，回到台北已經是晚上八點了，一路上大家雖然很累，但是還是不減興致地吃著零嘴，說說笑笑。只見夕卿師姐不停地從她小小的皮包中拿出酸梅、糖果、巧克力等，讓人不由得懷疑她的皮包跟小叮噠的百寶袋一樣，永遠不知道裡面還裝了什麼寶貝。

回到板橋，大家也該各自回家了。對於這次意外的旅行，感謝曉玫師姐毫不遲疑的邀請，還有同車的志工大哥、大姊對我的照顧，讓我不但能夠得到一個好的報導題材，也著實參與了一趟充實的埔里之旅，畢竟埔里的好山好水好天氣是台北人難得的享受。（本文作者為本會採訪志工，現就讀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）